

中國曲藝志

南陽縣卷





南阳县《曲艺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柳永恒 (文化局局长)
副组长：阎天民 (文化局副局长)
成 员：鲁紫慧 吴长富
张自新 樊风梧
主 编：张自新
副主编：徐清才
编 委：张文涵、王德耀 王德恕

自右至左：
张自新
徐清才
张文涵



曲艺，泛指各种说唱艺术，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曲种总计达三百多个。曲艺艺术，多数源于民间，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尤为密切，加之艺术形式比较通俗，所以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确立早、流布广，可谓源远流长。

南阳是“曲艺之乡”，南阳县则是这一“曲艺之乡”的集点。鼓儿词见演于距今六百多年前的元代，三弦书已于清代中叶在南阳定型。大调曲在一百三十多年前就在南阳县的石桥繁衍发展，莲花落、四块瓦等民间原始形式的曲种在南阳县的演唱活动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六十多年前坠子书自予东流入落户，成为南阳地方曲种的姊妹艺术。诸如众多的曲艺艺术活跃在南阳这块沃土，村村可见书场，处处可闻鼓乐，真可谓曲歌如海，数百年来久传不衰。

曲艺，作为一门艺术，虽有光辉的过去，而在进入各种艺术门类竞相发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能不客观的承认，由于曲艺自身形式的原始、单调而相形见拙，竟使出现了目前的下沉趋势。当然，曲艺艺术，文源于大众口头文学，曲起于民间歌谣，有着广厚的群众基础，就其整体是不会消亡的。但在五光十色的当今时代，在听众审美情趣骤变的今天，要使曲艺艺术立于不败之地，跟上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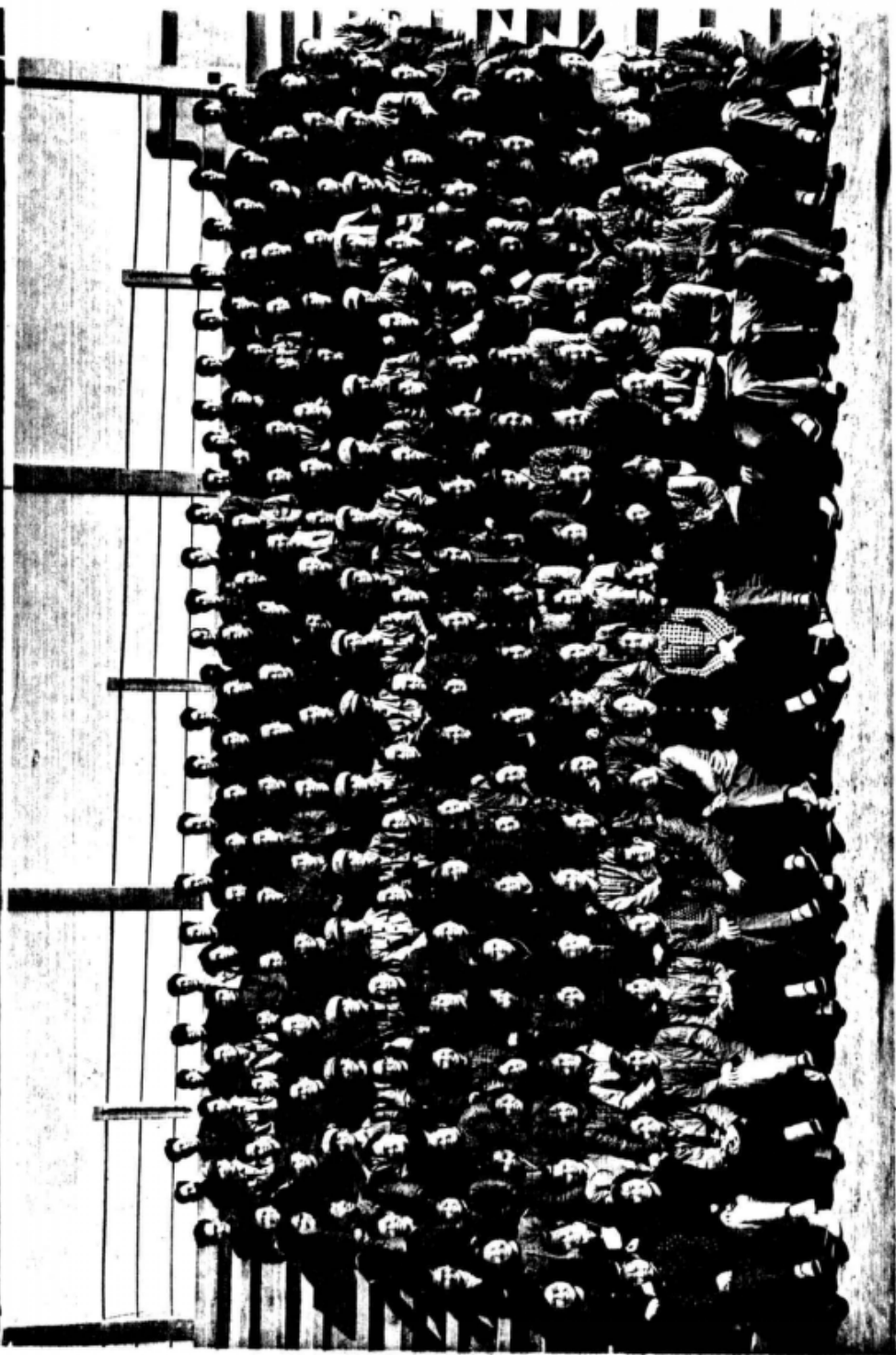
代的步伐。赢得更多层次的听众，增强其艺术的竞争力，在继承的基础上，改新、丰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广大曲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举国上下深入改革的当今盛世，我们组织编写了南阳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曲艺志书，其意义伟大而深远。这不仅在于通过编志得以了解曲艺艺术光辉灿烂的过去和曲折，遇回，兴兴衰衰的发展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编志，知往、鉴今，借以开拓未来。但由于我县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缺乏，对曲艺的历史研究不够，认识粗浅，加之组织较晚，人手又少，对散在民间，浩如烟海的曲艺资料，很难一时收罗。另外因编辑人员的水平所限，对资料的分析、认识、筛选，取舍难免有误，待请曲艺界同人、先辈和专门家赐教、正、使我县《曲艺志》得以完臻，真正成为一部有益于曲艺艺术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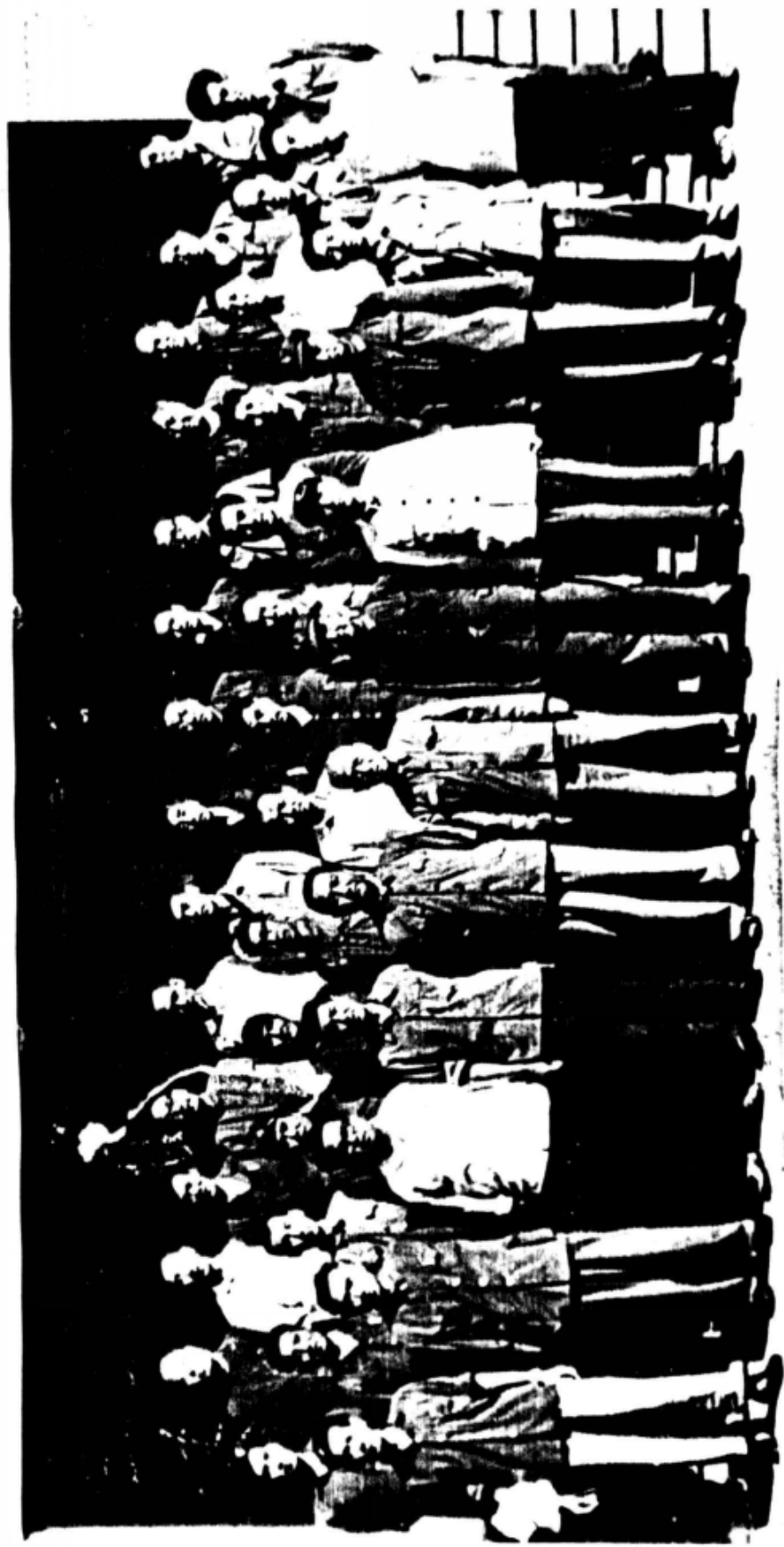
柳永恒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南陽專區1965年革命現代化大會全體合影



出席全國音樂創作座談會全體同志合影(1979年)



中國曲藝家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全體同志合影留念



南陽縣曲藝家三代表同志參加了大會



张自新、李欣范、史三八参加地区赴省汇演
代表队与地委领导合影（1976年）



后排女同志为张自新、李紫慧

参加全国曲艺电视大奖赛的南阳地区代表
队与省、地文化局领导合影（1986年）

出席全國第四次文代会河南代表的合影



後排第七人為南陽縣曲藝世家三延堂同志

1981年宝丰县马街庙会合影留念



南阳县曲剧作家兰廷堂、闫天民、李克定



南阳县曲艺演员马香申、胡玉荣、张玉秀、陈友
兴曲协主席闫钝在郑州合影



1984年，南阳县曲艺演员鲁紫琴、张自新在郑州
“义乐厅”演出《二妮烫发》《卖烧鸡》，受
到省委领导刘劭革同志接见



全國曲協付主席羅揚來宛視察，與南
陽縣“曲藝研究中心”全體同志合影



羅揚付主席與南陽縣“曲藝研究中
心”全體女同志合影留念（1988年）

序 言

南阳、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根据文字所考，这一名称始于战国。《释名疏证·州国》中记载：“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也”。自古以来在这春雨桑麻，千家拥翠，秋风禾稻，万顷香飘的白河两岸。劳动人民既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成果，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流传在我县集镇、村落、山区、农家的瑰丽多采，数量众多的说唱艺术，就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的颗颗珍珠，它不仅给人们以极大的感染力和积极的教育作用，而且对于研究民间文学、史学、社会学、美学、民俗学、民族音乐和提供文艺创作的借鉴等等，都有极其宝贵的价值。

千百年来，农民群众把曲艺和戏曲一样，称为“高台教化”。对曲艺艺人尊称为“先生”，每逢喜宴必让首位；广大群众从听曲艺中潜移默化地参加了知识和经验，激发了追求正义的感情。初开我有些不太理解，后来，我考证了一些产生在明末清初的曲目何以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竟靠着口耳相传而延袭至今呢，当我仔细品味之后，才使我恍然大悟，这些曲目委实感动了我，当然也感动过更多的人，这大概就是它有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民心向背”该是政权巩固与否的关键。在激烈的曲艺竞争中，大浪淘沙、优胜

劣汰。民心背向”又何尝不是艺术的繁衍与衰的主要因素呢？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曲友”，搜集和整理了不少传统曲目，也欣赏过不少功深艺湛的名老艺人的演唱；如张松亭龙生的《赶舟》张彦如先生的《盼郎》，张居超同志的《叹月》、《哭黛》，王国栋先生的《华容道》、卞华甫、杜长川先生的鼓儿词，以及至会健在的华彦昌先生的《小二组做梦》王富贵同志的《刘胡兰就义》侯书范同志的《虎牢关》等。每听其言观其表总是引起我感情的激荡，为之折服，为之赞叹。

南阳被留称为“曲艺之乡”首先是南阳有着众多的职业艺人和酷爱曲艺的“曲友”。自1956年后的三十多年间，一批又一批的曲坛新秀陆续地成长起来，他们中间有的饮誉京华，有的名闻中州。更多的足迹则在我县的山区、农村和蒲山白河之间。他们清亮的歌喉响彻在南阳盆地。“曲艺之乡”的第二个特点是曲目之多，大调曲曲目总计约五百段（传统曲目）在我县流传的约计有三百余段，三弦书段子现存160余段，我县流行的约有130多段，据不完全统计，我县艺人演唱的中、长篇大书就有一百三十多部，还有不少幽默、风趣、令人笑煞的书帽儿。以此看，古人所说的“书山曲海”亦不过份了。这些民族的文化遗产，其中佳作连篇，其精华府拾皆是。过去曾有人说汉族缺少民间叙事诗，叙事诗只存在于少数民族之中，这种说

法既属武断，又违实事。曲艺的许多曲（书）目就是一首首优美的民间叙事诗。试以说唱妇女命运的九女子传奇为例，如白蛇女的肝义肠，祝英台的坚贞不，陈三三的然正气，陈妙常的挚爱痴情，黄二姐的怒如仇，秦雪梅的忍辱负重，孟姜女的怨凄切，兰瑞莲的追求自由，花的择善而从，悲欢离合，抒尽人间坎坷，描摹入微，道出了妇女的命运。这些女子的传奇故事不仅妇皆知，甚至传至域外，闪耀着民族文化的光彩。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谁敢说它们不是民间叙事诗的上乘之作呢？这些说唱文学起于民间，传于民间，活跃在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显示着积极的教育作用，传唱着人民的意愿和斗争，特别是其中被称为“针线筐箩”曲目的生活段子，一束带露的鲜花，入人心脾，引人注目，虽然有些粗、野气，却是自然本色。犹如山乡田间的村姑，不施脂粉，而以自然的丽质，纯真的天性，讨人生慕。

在挖掘、整理传统曲目中，南阳县文化主管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集了资料，出了书。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但和说唱文学的藏量相比，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任重道远，责无旁贷，继续做好搜集整理工作，还是个长期而又紧迫的任务。

南阳县曲艺的第三个特点是，有自己的一批曲艺作者，不断地写出富有时代精神的新曲目。他们的作品，不仅发表于中央、省、地各

级刊物可作案头读物，又能演唱于艺人之口而成为活的艺术。深受富有曲艺欣赏习惯的广大群众的欢迎。这些作品风格有别各具特色。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社会效益。

南阳县有一个曾被称为“钢铁曲艺队”的说唱团，至今仍在上山下乡，走村串户，发挥着文艺轻骑兵的作用；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石桥文艺茶社，每逢集日，弦歌盈耳。还有青华、濠河等业余大调曲曲艺组及星罗棋布的民间艺人；最近，在县文化馆的主持下，又建立了“曲艺研究中心”，中国曲协顾问陶钝同志，副主席罗扬同志都题写了志辞，寄予极大的希望，必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曲艺的继承、研究、创作和演出方面掀开新的一页。必将在陈云同志“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指示鼓舞下，使曲艺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作为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来搞《曲艺志》，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贺的事。民间小调成书入史说书唱唱的，树碑立传，确也是恒古未有的大喜事。听说要出《曲艺志》艺人们奔走相告，兴奋不已，主动提供材料，争相校误补漏。可见此举顺乎人情，合乎民心。

我撰写这篇序言时，我不仅回忆起半年的成书过程。这本《曲艺志》的字里行间渗透着编辑人员的心血与汗水，编书之始